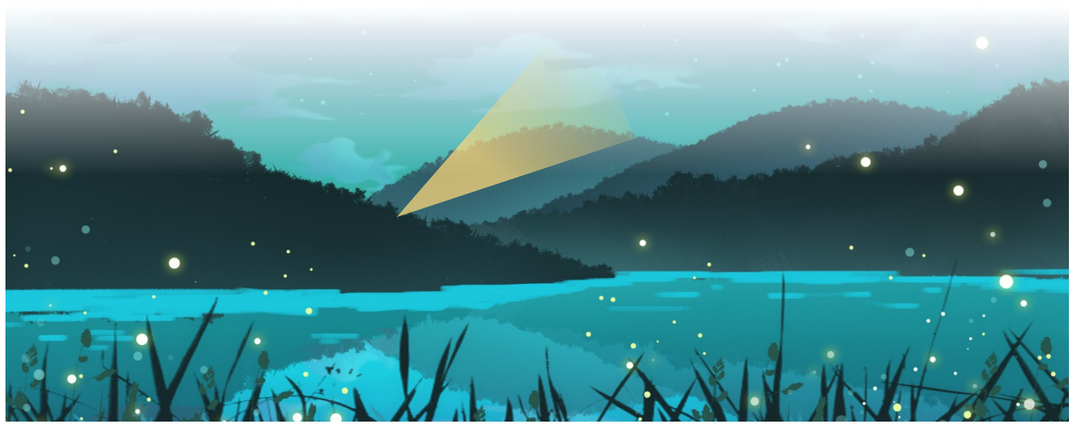
2026年11月23日 星期一 邮箱:1358363113@qq.com
责 编(一 审):杨文静 二 审:李 冰 美 编:田安琦
贵州民族报

时光一页

发 小

□ 韦景跃



万是我的发小。

我们年龄相仿,和他的感情,从五年级那半盒白米饭开始。

五年级,我们到离家十二里外的乡中心学校就读。中午带米到学校蒸来吃,下午回家。蒸饭用饭盒蒸,拌点油辣酱就是午饭了。那时家里大米不够全年吃,过完端节(端节是水族的年节,一般在阳历的10月到11月),父亲就要求我们掺上苞谷吃。

中午放学到食堂拿饭,是我当时最害怕的事。

铃声一响,全校师生像潮水一样往食堂涌去,你争我抢,饭盒盖子被碰落撬开是经常发生的事。我很害怕同学们发现我饭盒里面蒸的是苞谷饭。那种自卑,让我每天中午要么第一个拿到饭盒,要么最后一个。但尴尬的一幕还是发生了。有天中午,我刚伸手拿饭盒,有个同学突然把我的饭盒盖子弄翻了,黄澄澄的苞谷饭格外刺眼。所有的目光齐刷刷射向我。有个声音从人群中冒出来,“哪个啊,那么爱吃苞谷饭。”我的脸一下全红了,恨不得找个地缝钻进去,拿起饭盒就往校门口的水沟跑。在水沟边,对着流淌的河水,委屈瞬间堵满喉咙,眼泪像断线的暴雨,滚烫地砸下来。这时,万来了,递给我他吃了一半的白米饭。

从那以后,万每天总是多带一份大米给我。我终于不再害怕在食堂出现尴尬的那一幕。我和万,也从那天开始,像田埂上并排长的两棵芭茅草,风来一起晃,整日挨在一起,已经形影不离了。

那年我才11岁,天真地认为,我们会一直这样好下去,一起长大,一起守着寨口的稻谷青青黄黄过日子,老了,一起蹲在村口的水塘钓鱼。可生活中的种种不如意总是莫名地降临在我们柔弱的肩上。六年级第一学期还没结束,万就辍学了。我记得很清楚,那是个赶场天,冷风从空旷的田野呼呼地吹过来。万的父亲到教室门口,不知道跟他说了什么,万回教室眼睛红红的,收拾好书包就往宿舍走,弄得全班同学全是异样的目光。我追着出来,万哽咽着说,母亲的病加重了,他父亲不让他读书了,回家照顾母亲。

几分钟后,万和他的父亲,一个扛着棉被,一个背着书包,消失在乡场上如织的人流中。万的读书生涯,就因为他父亲的一句话,硬生生被掐断了,像掐断屋后竹林里那颗竹笋一样,干净,利落,没有任何商量的余地。

我们人生的路,从那时就开始分岔。万辍学回家一年多后,他的母亲还是走了。我也到镇上的中学读初中。

周末回家,我经常去万家。那时万已经像个大人一样了。他用瘦弱的臂膀,撑起那个飘飘摇摇的家。我们睡在他家冰冷的木床上,他告诉我,无论如何你都要把书读下去,有困难尽管说。他说,他想去学理发,掌握一门手艺。我们聊了很久,也聊了很多,话题里却始终流淌着他不能读书的忧伤。

1994年一个深秋下午,山野褪去盛夏的翠绿,像一幅被时光染旧的画卷。老师说有人找我。我走出教室,看见万在桂花树下等我,他瘦瘦小小,穿一件宽大发黑的中山装,仿佛一根细竹竿撑起一块黑口袋。万见到我,他的嘴唇微动了半天,才告诉我,他要出去打工了,就想见我一面。他跟我说,你千万别辍学。然后,他递给我一封信,就头也不回地走了。

打开信,万歪歪扭扭的字出现在泛黄的数学本上。

跃:

我妈走了,弟弟也长大了,我的责任也算尽到了,现在家里的条件一天比一天艰难,学理发的梦越来越遥远。这几天我一直睡不着,想了好几天,决定还是出去打工吧。至于去哪里,我也不知道,就跟寨上的哥们一起先出去再说吧。

我这辈子很遗憾,不能像你一样把书一直读下去。你家有五个兄弟,条件也很苦,但无论如何,都不要放弃读书,也算是帮我圆了我的梦吧。我出去打工也会挣一些钱,如果有需要,就跟我说一声,我会想办法克服,唯一的希望,就是你千万不要放弃读书,跃,我们一起加油!

到了再跟你写信。

祝福你的万

1993年10月12日

读完信,我抬头,万的身影已经变成一个小黑点在山路上蹒跚移动。我朝他的方向用力地点了点头。秋风瑟瑟,几片枯黄的梧桐叶被风卷着,一片接一片脱离枝丫,打着旋,落在泛黄的枯草上。

那天以后,我们都各自往生活的未知里走去。

初中毕业,我考上师范学校,去遥远的县城读书。万也回家了,理发的手艺他学到了,但没有去开理发店,因为他的父亲也病重了。我不知道,为什么生活的磨难总是敲打在他尚未成熟的身上。

师范三年,我在县城读书,假期又经常出去打寒暑假工,和万见面的机会越来越少。我们只能在书信来往。我在书信里跟他谈读书的艰苦,谈朦胧的梦想,说家里生活费无法按时寄到的窘迫,也谈我花花绿绿的文学梦。

有天下午,传达室大爷给了一张汇款单,上面赫然写着“80元”,汇款人是万。捏着那张薄薄的汇款单,我双手颤抖。我知道这辈子,对万的债注定还不了。那个假期,我回家的第一件事就是去看万。那时,他的父亲已经不能下床了。那天晚上,在忽明忽暗的火炉边,我们聊到他跟我汇款80块钱的事。他弟弟说,那是万两次挑苞谷到乡场上卖凑齐的,我的眼泪一下子又涌出来。

一个瘦弱的男孩,担着80多斤苞谷,走在陡峭的山路上,汗水像雨滴般簌簌而下。这样的画面,一直定格在我的脑海里,只要一闭眼,就清晰浮现。

2016年,我有次回老家,特意去看万。那天晚上,我们在噼啪作响的柴火边聊各自的艰难和不易。万说,他两个女儿正在读高中,儿子读初中,生活开销很大,已经几年没有买衣服了,然后指了指裤脚上的破洞。

我举在半空的杯子突然停下来,然后轻轻放在桌上。那个瘦弱男孩挑80多斤苞谷在山路上爬行的画面,一下子刺痛了我的泪腺。两个月后,我联系了一个做企业的朋友,走进万的家,给他送去慰问金。我知道,对90年代末那张80元汇款单,我是永远无以回报的,只能以这种方式做一些力所能及的表达。

2020年,万在老家的半山腰上建了一栋房子,是独一家。他说他喜欢安静。每次回家,看见半山腰那栋绿树掩映的白墙房子,就有股暖流在心湖里缓缓流动。

去年冬天的某个晚上,我特意回去看万。车进山口,远远就看见一束手电筒的光束在对面的山上摇晃,像飘飞的萤火。我知道,万在等我。车还没停稳,万就凑过来跟我打招呼,脸上的皱纹比上次见的又深了些,两鬓的白霜也更多了。

那天晚上,我们炒了两盘扁豆,我倒了杯温开水,也给万满上。我们聊起往事,他说当年离开学校,夜里总躲在被子里哭,去乡上赶集时听见学校的铃声,眼泪就忍不住地往下掉。他想求父亲让自己回学校,可看着病床上的母亲和年幼的弟妹,终究没说出口。“后来想学理发,可弟弟妹妹要吃饭,只能算了。”他喝了口热水,语气轻得像叹气。他说,现在,两个女儿都大学毕业了,儿子也上了大学了,生活开始有点亮色了。

说到这里,我们都举起杯,用力地碰在一起,几滴清泪滴在碗上。

那一夜,开水换了一杯又一杯,风越来越大,漫坡的松林被吹得沙沙作响。月亮已经爬上屋后的树梢,清辉铺满整个山谷。我起身告辞,万送我到车边,车子缓缓向前,后视镜里,万一直站在门口,打开电筒向我挥手,那束光上下舞动,像山谷里飘飞的萤火虫。

■ 韦景跃,黔南州作家协会会员。作品散见《贵州作家》《黔南日报》等。

大地行吟

故乡银杏黄

□ 张维

小时候对吃的记忆特别深刻,不知从何处得来几颗银杏果,拢起柴火一烧,剥开壳是软糯的芯,满口都是清润的香。好吃的东西留给人的记忆是长远的,从此对银杏果就有了很好的印象。

要知道,当年想吃上几颗银杏果是多么的不容易。记忆里,老家有两棵银杏树,一棵在河对岸的殷江崖,一棵在二十多公里外的小河白龙滩。它们特别高大、古老,在孩童眼里是仰望和敬畏的存在。每次从树下走过,总会不由自主地停下来,凝望许久。后来才得知,银杏树又叫白果树、公孙树。银杏结的果子叫白果,可能因为结的果子是银白色的;叫作公孙树的意思是公辈栽种,孙子辈才能吃到所结的果实,名副其实的前人栽树后人乘凉。

每到深秋,这两棵树便成了故乡最亮的风景。满树的叶子褪去绿意,染成耀眼的金黄,远远望去,像两座金色的宝塔,很是壮观,自成一景,把萧瑟的秋天烘托得满目生机,让人情不自禁给它行注目礼,并有走近看个仔细的欲望。从树下经过,总要俯身捡拾几片扇形的叶子来手中把玩,细细摩挲叶脉,再夹进书页里当书签。可不知从哪一年起,也不知什么原因,这两棵树竟悄无声息地消失了。后来再经过殷江崖和白龙滩,只余下空荡荡的土地,让人深感痛心,惋惜,对砍伐人的行为很不理解,甚至有些怨恨,因为那两个地方从此空落落的,黯然失色。至今想起,仍会隐隐作痛,故乡的一抹风景,就这样随着树的倒下,永远留在了过去。

往后的许多年里,再难见到那样苍老的银杏树了。偶尔在外地瞥见几棵古银杏,思绪总会立刻飘回故乡,不由自主地想起那两棵银杏树来,无论岁月的风雨如何侵蚀,也吹不散心底那清晰的模样。

大约是2008年的夏天,我到贵阳参加活动。刚走出火车站,便被神奇路两旁的银杏树惊住了,树干苗条笔直,枝叶间缀满了沉甸甸的果子。当时甚感奇怪,不是说银杏要一百年才能结果吗?可这些树,看上去最多不过二十来年,正值青春年少,导致我对银杏树百年结果的认知从此在心中被改写。那时心里便生出个念想,要是我们县城也能栽上这样的树,等到秋天,摘几颗果子尝尝,该多好啊。

后来听在北京务工的大哥说,北京的秋天,大街上常有白果掉在地上,却没人去捡。我忙问他:“你怎么不捡些回来?”他笑着摇头:“那果子的外皮一剥开,臭味能熏得人退三步。”我更感疑惑,我们从小吃的白果明明是清香的,怎么会臭呢?

直到2016年深秋,我到北京旅游,在遵义新舟机场等候时,看见周边绿化的银杏树下,落了满地的果子,无人问津,觉得可惜,便捡了些揣在包里。到了酒店,我兴冲冲地去洗手间剥外皮,刚一剥开,果然奇臭无比,无论怎么用清水淘洗都去不掉臭味。我这才明白,难怪鸟都不吃,而摘取果子售卖的人,要忍受如此臭味的侵扰,反复淘洗,想方设法才能让人吃到里面软糯的果仁,实在令人敬佩。那些默默处理白果的人,和当年种下公孙树的人一样,都拥有一份不轻易言说的付出。

如今,不少县级以上的城市,尤其是新开发区或公园里,都栽了不少的银杏树。它们不用等百年,几年便能结果,可喜欢吃白果的人,却不像从前那样多了。有时果子掉在地上,路人也只是匆匆走过,视而不见。但每到秋天,这些树的扇形绿叶被秋风秋雨侵染,总会准时换上金衣,满树金黄,风一吹,叶子便像千万只蝴蝶般翩跹起舞,又像无数把小折扇在轻轻摇晃,叶子飘落地面,铺成了金色的地毯或金光大道,踩上去沙沙作响,成了秋日里最动人的风景。这份惊艳的美,带着说不尽的诗情画意,任谁见了,都挡不住诱惑,驻足观赏,并掏出手机拍段视频、发个朋友圈,把这份秋日的美好分享出去。

可无论见过多少城市的银杏树,我心底最难忘的,还是故乡那两棵高大古老的银杏树,给我印象深刻,美好!尤其是得知某地有棵古老的银杏树时,总会约着去观赏,仿佛只有那样树干苍劲,枝叶遮天蔽日的古树,才配得上公孙树这个名字,才带着故乡的温度。看着那样的树,才有一种时光倒流,回归童年的感觉!站在古老的银杏树下,看着阳光透过金黄的叶子洒下来,恍惚间,又变回了那个蹲在树下捡叶子的孩子,回到了那个有白果香的故乡。

原来,我念着的从来不是某一棵银杏树,而是藏在银杏树下的童年,是故乡的旧时光,是那份再也回不去的纯粹美好。

最是故乡银杏黄,那抹黄,早已成了刻在我生命里的底色。

■ 张维,贵州省作家协会会员,遵义市文艺理论家协会副主席。作品散见《人民日报》《贵州日报》等。

乡愁记忆

浪漫的海子

□ 蒙勇

一朵玉簪花,惊世绝伦。

五万亩连成片,是我心中浪漫的“海子”。

海子,生在山巅。

诞在高原的金沙娄山,诞在海拔1600米的绿峰梁子。据记载,这是地球上最大的纯粹原生的玉簪花海。

海子,长在云间。

千百年来,与翻涌的云海依偎。花在云中开,云自花间流。不愧为“云上花海”。

一半是花海的清影,光和色的天堂。一半是云雾的显影,清香空气中漂浮着的美妙旋律。

玉簪,是云海里的岛。云海,是山呼出的梦。

玉簪的脉搏,云海的呼吸。构筑的秘境,映照心间,是人间好像又不是人间。

不知盛夏的风,何时吹到,绿色海洋渐变成紫色,像普罗旺斯薰衣草的紫色铺满山头,也像佛罗伦萨鸢尾的浪漫洒满云间。

海子,年复一年,将浪漫焊接在夏季22摄氏度的山间,世代述说着浪漫纯情的夏天。

浩瀚,纯净,空旷……

海子都能给出最为满意的答案。

穷尽世间的形容词,也难以描述她的韵味!

这片海子,多么美丽!无双!

■ 蒙勇,毕节市作家协会会员。作品散见《劳动时报》《贵州民族报》《贵州教育报》等。

一口老井

□ 黄洪雨

几天前,闲来无事,我骑着小电驴游览了“上有天堂,下有苏杭”的浙江杭州临平区塘栖古镇。扫码进入景区,小桥流水、水榭楼阁,赏心悦目;绿化带内花草环绕、郁郁葱葱、美不胜收;三三两两游客,络绎不绝;花木深处,一群小孩在一口双眼古井旁活蹦乱跳、来回奔跑;几对情侣在井前拍照打卡,望着这口烙印着岁月的古井,让我想起了千里之外魂牵梦绕的老家,想起了后院的那口老井。

老家坐落在长江中下游北岸,地处吴头楚尾。孩提时代,老家乡亲们生活用水都取自小村庄村东和村西那两口池塘,在干旱缺水的日子里,爷爷和父亲要早出晚归从数公里外挑水回来,有一次我半夜一觉醒来,看见爷爷、父亲每人用木制水桶挑着一担沉甸甸的生活用水从外面归来……

我家这口老井,是爷爷在农闲时,早出晚归、风餐露宿、走街串巷,做了大半年小生意,积累了一些钱,费尽周折买回材料,请来匠人在后院厨房墙边上打下的。井打好后,家里生活用水的难题,总算是解决了。

记忆中,奶奶每天拂晓就起床,洗漱完毕后,就来到后院井旁的水池边,在忽明忽暗的灯光下,有条不紊地淘米、洗菜,忙碌着一家的生计。

记得初二时暑假中的一天中午,太阳火辣辣地炙烤着大地,后院一丝风也没有,大地像蒸笼般闷热,奶奶正用工具吃力地从水井里打水,热得汗流浃背。我替换奶奶打水,让奶奶去堂屋纳凉。当我站在炎阳炙人的后院,没几分钟,就大汗淋漓,我急忙扔下手中水桶,飞快地跑进了堂屋。正在堂屋中纳凉的奶奶,看见后,笑呵呵走向后院,奶奶并没有责备我,而是语重心长地说,做任何事情都不能马马虎虎,要持之以恒、有始有终,要经得起磨砺。

我外出务工前,邻居隔三岔五来我家水井旁小屋磨糍粑粉、磨豆腐,奶奶忙里偷闲帮衬着乡亲磨豆腐、磨糍粑,让我给她们打下手,提水、倒水……每当村里老人或妇女向奶奶学习打豆腐、蒸糍粑时,奶奶都毫不犹豫放下家务活,倾囊相授或上门手把手教她们打豆腐、蒸糍粑……邻居们送来了一捧捧花生、蚕豆等小吃,我心里乐开了花。

爷爷农闲时,就隔三岔五用自制的高粱秆笤帚把水井周边打扫得干干净净、一尘不染,爷爷经常对我们说,珍惜生活用具,就是珍惜自己,爷爷去世前一个月还让我搀扶着他去后院看了花费极多心血和汗水打下的水井……

几年前重修厨房,新厨房窗明几净、一尘不染,自来水、水池等现代化厨房设施一应俱全,奶奶仍要留下后院那口老井,每天坚持用井水洗衣、洗菜,奶奶说,自己动手才能丰衣足食,虽然现在生活比过去好了很多,但做人可不能忘本。

2022年,奶奶也离开了我们,前天晚上在朦胧中梦见了爷爷在后院井边用高粱笤帚打扫,奶奶在水池边操劳家务,我给他们打下手……

■ 黄洪雨,中国散文学会会员。

诗花烂漫

小村庄

□ 黎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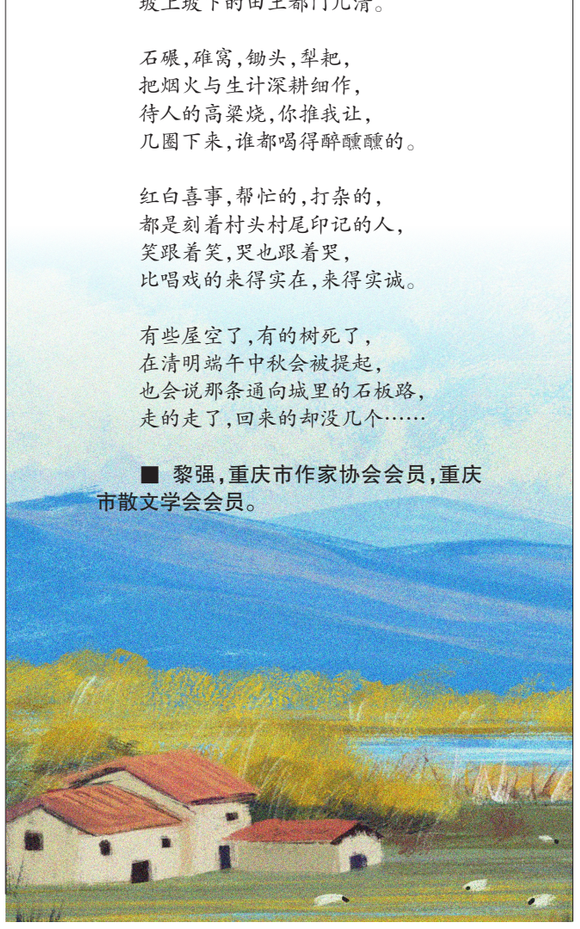
在那个叫着屋顶的瓦楞上,
炊烟软了,但认亲,念家,
跟山里的野小子们差不多,
偶尔,也会眼巴巴的。

阿黄的吠声,听得很熟悉,
三只鸡五只鸭找得到自家篱笆,
栽秧子收谷子割麦子的农事,
坡上坡下的田土都门儿清。

石碾,碓窝,锄头,犁耙,
把烟火与生计深耕细作,
待人的高粱烧,你推我让,
几圈下来,谁都喝得醉醺醺的。

红白喜事,帮忙的,打杂的,
都是刻着村头村尾印记的人,
笑跟着笑,哭也跟着哭,
比唱戏的来得实在,来得实诚。

有些屋空了,有的树死了,
在清明端午中秋会被提起,
也会说那条通向城里的石板路,
走的走了,回来的却没几个……



■ 黎强,重庆市作家协会会员,重庆市散文学会会员。